

扶桑梦

——墨西哥的昨天和今天

郭伟成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扶桑梦

——墨西哥的昨天和今天

郭伟成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扶桑梦

——墨西哥的昨天和今天

郭伟成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开本 890×1168 1/32 7.5印张 9插图 185千字

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5 000 册

ISBN 7-81046-228-8

G·573 定价: 16.00 元

Ernesto Zedillo Ponce de León

PRESIDENTE DE LOS ESTADOS UNIDOS MEXICANOS

1º de octubre de 1996.

Guo Weicheng ha dedicado más de veinte años de investigación y de ejercicio periodístico a conocer y difundir aspectos de la actualidad mexicana a sus lectores de lengua china.

Desde mis responsabilidades en la Secretaría de Programación y Presupuesto, en la Secretaría de Educación Pública y ahora en la Presidencia de la República, tuve oportunidad de tratar a Guo Weicheng así como de constatar que en su calidad de corresponsal del *Diario del Pueblo*, contribuyó a estrechar los lazos que unen al pueblo chino con México a través de sus excelentes crónicas y detallados reportajes. En ellos, Guo ha destacado las profundas afinidades que identifican a México y China. Al igual que el pueblo Chino, el mexicano tiene sus raíces en una cultura milenaria, en valores y costumbres sólidamente arraigados, en instituciones fuertes y vigorosas, y en un firme afán por construir un desarrollo económico y social justo y equitativo.

Guo Weicheng no sólo se ha distinguido por su trabajo profesional. Su trato amable y respetuoso motivaron a sus colegas a nombrarlo Presidente de la Asociación de Corresponsales Extranjeros de México. Desde esa posición, impulsó un mayor conocimiento de la realidad de

México a través de un programa de conferencias y reuniones con funcionarios del gobierno en el que tuve el gusto de participar.

El regreso de Guo Weicheng a Shanghai no lo ha alejado de México. Por el contrario, Guo ha compartido sus experiencias y su conocimiento sobre México con los lectores chinos a través de sus libros, en especial *Fu Sang Meng*, cuya aparición coincidirá con mi primera visita como Presidente de México, a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Por ello me es sumamente grato saber que el público lector de esa gran nación contará con un interesante libro de referencia sobre mi país, escrito por un amigo de México. Estoy seguro que este nuevo libro de Guo Weicheng servirá para continuar fortaleciendo la amistad que unen a los pueblos de China y México.

埃内斯托·塞迪略·庞塞·德莱昂
墨西哥合众国总统

1996年10月1日

郭伟成从事新闻业务与研究工作的已经20多年，一直致力于使中文读者们了解并传播有关墨西哥各方面的情况。

从我担任计划预算部长、公共教育部长起，直到现在作为共和国总统，我一直有机会接触郭伟成，并且亲眼目睹他作为人民日报记者，以其出色的新闻报道与详尽的通讯，为加强中国和墨西哥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了贡献。在这些报道中，郭伟成特别重视墨西哥与中国之间深厚的共同点。的确，同中国人民一样，墨西哥人民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根深叶茂；这是一个拥有千年古老文明的国家，但同时又充满了强劲活力，并正在以巨大热情推动经济与社会公正、均衡地发展。

郭伟成不仅在新闻工作中表现出色，而且他待人以诚、尊重他人，因此被各国记者选举为墨西哥外国记者协会主席。在这个岗位上，郭伟成组织了一系列墨西哥政府官员参加的会议与活动，推动了各国记者对墨西哥现状广泛的了解。我本人也曾有幸参加这些会议与活动。

郭伟成回到上海以后，并没有疏远墨西哥。恰恰相反，他以他的著作，尤其是《扶桑梦》，与读者分享他在墨西哥的经历与对墨西哥

哥的了解。而且,这本书将在我作为墨西哥总统首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与读者见面。

我感到极为高兴的是,中国这个伟大国家的读者,将从一位墨西哥的中国朋友所写的令人兴趣盎然的书中,了解到我的国家。我深信,郭伟成的新作将有助于继续加强中国与墨西哥两国人民的友谊。

(塞迪略签名)

梦的美丽和非梦的翔实

肇 星

很高兴，我们面前又有了一本介绍拉丁美洲的书——《扶桑梦》。我们真的很需要这方面的书。

多少个世纪以来，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对拉丁美洲国家的误解多，理解少。比如，说这个大陆是欧洲人发现的，而完全无视玛雅和阿兹特加文化等古老文明的历史存在。欧洲人错误地把美洲当作亚洲，把美洲土著人当作印度人，称之为“印第安人”，并把加勒比海的岛屿当作“西印度”。令人无可奈何的是，这样一些历史的误会，将不得不永远地存在下去。还有一些别的例子。

墨西哥是拉美大国。它和中国有很多共同点，地大物博，都为人类文明作出过辉煌贡献，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本国经济，都珍视友谊，特别是两国自1972年2月14日建交以来日益蓬勃发展的友好合作关系。

中国人愿意多了解墨西哥，正像墨西哥人希望多了解中国。

诚然，全面了解自己的国家尚且不易，更何况是了解一个远在天涯的国度。有首诗说：“太远，看不到；我有梦，梦是我的眼睛。”“太繁，看不清；我有梦，梦是我的眼睛。”现在，我们可以借助郭伟成同志的“梦”，较为方便地看一看墨西哥的昨天与今天了。

我和伟成是1985年10月出访南美洲时认识的。后来，又曾在墨西哥相会。他多年担任人民日报驻墨西哥记者。而且，的确是一个勤奋有为的记者。从他所写的大量关于墨西哥的出色报道中，人们加深了对这个美洲文明古国现状的了解。多年来，伟成爱祖国，热心于向外国人介绍中国；也对他工作、生活过的墨西哥充

满感情,乐于向自己的读者介绍墨西哥,并为这两者付出了许许多多的辛苦和智慧。

读者不难发现,《扶桑梦》兼具梦的美丽和非梦的翔实。是为序。

1996年10月20日写于
从青岛到北京的056号航班

由《扶桑梦》出版而想起的一些话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墨西哥大使

石春来

金秋 10 月,我去上海参加一个国际会议,郭伟成同志告诉我,他的第 2 本文集《扶桑梦》就要出版了,希望我为他的文集写几行字。墨西哥总统塞迪略即将访华,《扶桑梦》此时出版可谓切合时宜,锦上添花。我有幸作为中国大使,曾在墨西哥工作了三年多,因而与郭伟成同志相识,并在工作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回国后,虽然分处两地,但一直保持着联系。他要我写些话,情意恳切,不容推辞,我只得勉为其难。

已经是 10 年前的往事了。初到墨西哥,一切都很新鲜。其中最令我心动的是这样一个现象:墨西哥与超级大国比邻而居,但与有些人的想像截然不同。墨西哥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大都能以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为重,充满了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而很少有奴颜和媚骨,这给了我极为强烈的印象,使我对墨西哥人产生了由衷的敬意。

墨西哥人的这种精神,自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

墨西哥有悠久的历史。墨西哥人民曾经创造过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在其后漫长的血与火的磨炼中,更经历了剧烈的政治和社会的大变动,才进入了现代社会。因此,墨西哥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继承了绚丽的文化遗产。它有反抗暴政的光荣革命传统,它也在抗击殖民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斗争中锤炼了自己的人民。这些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凝聚力,使墨西哥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有了深刻的内涵。我想,这是它历经磨难,能够傲然屹立在北

美大陆的根本原因。

与此相联系,还有一点使我惊喜不已。墨西哥人对东方,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亲情。正如本书作者所说的,墨西哥民族是独特的印欧混血民族。但是,墨西哥人并不以自己拥有欧洲血统而自傲,并不以崇尚西方文化为荣。相反的,当他们谈起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来自亚洲大陆时却显得那么高兴。墨西哥的一位前总统曾郑重地同我探讨过中墨学者合作,共同研究这个问题的可能性。我还记起这样一件事:一位墨西哥部长夫人,在一个小型聚会上告诉我,墨西哥一些地区的祭祀食品常放上许多辣椒,完全是四川风味。这也证明,墨西哥人与中国人从远古时起就是亲戚。究竟是不是这样,虽然这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事,但是,墨西哥人的这种东方情怀却使我至今难忘。

墨西哥离中国很远,它有许多自己的特色。但是,它的过去和现在又与中国有那么多相似或共同之处。遗憾的是,我们相互的了解还远远不够,与可能或需要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郭伟成同志的这本书是很有意义的,多少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郭伟成同志工作非常勤奋。他热爱祖国,又有强烈的敬业精神。他把新闻作为联系两国人民的桥梁,推动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他在墨西哥连续两届担任墨西哥外国记者协会的主席,他的出色工作赢得墨西哥和各国记者的普遍好评,增进了人们对中国的了解。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他与墨西哥社会各阶层有广泛的交往,这不仅使他作为常驻记者写了许多很好的报道,也能够著书。相信他的书对增进中国对墨西哥的认识一定能够有很大的帮助,也相信他为中墨友好会作出更多的努力与贡献。

祝愿他将来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1996年10月

目 录

- 一、中国和尚慧深在公元五世纪访问的古代扶桑国,一个当代中国记者也曾经在那里生活 1
- 二、第五代太阳与一个破碎的梦,以及类似中国龙的羽蛇图腾,深植于这个民族的精神之中 7
- 三、密林中,有过一个神秘的玛雅 12
- 四、殖民主义的征服,对墨西哥人来说,“不是任何人的胜利或失败,而是一个混血民族痛苦的诞生,这就是今天的墨西哥。”不同文明的撞击创造出了一个多元文化的民族 28
- 五、一位印第安人先哲说:“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土地。” 54
- 六、墨西哥的乡村是一幅浓重的水彩画,是一首长长的诗,是一个绿色的梦 76
- 七、墨西哥与美国之间,横跨两洋的共同疆界,是拉丁文化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分界,也是南方发展中世界与北方发达世界的分水岭 104
- 八、太阳总是新的,生活总是美丽的;这美丽是创造,是

富于想像力的劳动	116
九、墨西哥纷繁多样的社会生活,像一幅五彩斑斓的图画,既富于传统,又具有现代气息	130
十、国家总统、内阁大员、新闻记者、大学生、“祖国月”中狂欢的墨西哥人……,走近他们,才看到了这个国家的众生相	158
十一、墨西哥在美洲大陆第一个宣布废除奴隶制;又在世界上首先实现“政教分离”;1910年的革命更是开创了20世纪人类社会革命的先河	190
十二、古代印第安阿兹特加人视友谊为珍宝;现代墨西哥人也同样珍视友谊	208
后记	213
附录	217

一、中国和尚慧深在公元五世纪访问的古代扶桑国，一个当代中国记者也曾经在那里生活

公元 1492 年 10 月 12 日，晴朗的加勒比海上漂来了三艘奇怪的帆船。这是著名的意大利航海家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和他的勇敢的水手们驾驶着的三艘帆船。他们经过了两个多月的艰苦航行，终于越过了浩瀚的大西洋，在靠近美洲大陆的一个小岛岸边抛锚，登陆。他们在岛上升起西班牙国旗，宣布该岛为西班牙领土。

16 世纪初，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航海家亚美利哥·维斯普奇再次受西班牙王室之托，详细考察了南美洲的东北部，绘制了地图，证实哥伦布到达的地方并不是原先想像的印度，而是一个“新大陆”。这个大陆，因此被命名为“亚美利加州”，(Américo)，即美洲。在欧洲人看来，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由此开始了欧洲殖民主义的血腥历程。“殖民主义”(colonialismo)一词，便是来自哥伦布(colon)的名字。在铁与火的撞击中，欧洲文明与美洲土著文明历史性地融汇到一起，产生了新的混血民族，以及具有两种文明渊源的新的文明。

500 多年来的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但是，在久远的历史隧道中，还有一段被历史的尘埃遮掩着的、鲜为人知的事情。

早在哥伦布到达或者发现美洲新大陆的 1000 年前，即公元 5 世纪，中国的佛教和尚就曾经沿着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到达了美洲的墨西哥，并且用文字记载了那里的物产和风俗习惯。唐代姚思廉编撰的《梁书》卷五十四《东夷列传》中记载说：“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

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而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国王行，有鼓角导从。其衣色随年改易。……有牛，角甚长，以角载物，至胜二十斛。车有马车、牛车、鹿车。国人养鹿，如中国畜牛，以乳为酪。有桑犁，经年不坏。多蒲桃。其地无铁有铜，不贵金银。市无租估。其婚姻，婿往女家门外作屋，晨夕洒扫。经年，而女不悦，即驱之；相悦乃成婚。”在唐代《南史》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著名学者邓拓经过反复考证之后认为，中国古人所谓“扶桑”便是指的“墨西哥”。过去一般人把扶桑当成日本，那是错误的。邓拓在他的《“扶桑”小考》中指出：“扶桑决不是日本，这是可以肯定的。几乎在中国古代所有的史籍中，对日本的正式称呼都是‘倭国’。如《山海经》的《海内北经》早就写着：‘倭国在带方东大海内。’当时所谓‘带方’即今之朝鲜平壤西南地区，汉代为带方郡。后来的史籍，包括《梁书》、《南史》等都在内，也一概称日本为倭国，与扶桑国区别得非常清楚，不相混淆。在这些史书的《东夷列传》中，倭国和扶桑国都分开立传，显然是两个国家。”

“从地理位置上说，这两个国家的距离也很远。倭国的位置，只是‘在带方东大海内’；而扶桑国的位置，则是‘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查《南史》载，大汉国是‘在文身国东五千余里’；而文身国又是‘在倭国东北七千余里’。这样算来，扶桑国距离中国共有三万多里，比日本远得多了。”

“早在1761年，有一个学者名叫金勒，大概是法国人，他已经根据《梁书》的记载，指出扶桑国是北美洲的墨西哥，并且认为发现新大陆的可能以中国人为最早。1872年又有一个学者名叫威宁，完全支持金勒的主张，认为扶桑必是墨西哥。1901年7月，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弗雷尔也发表论文，提出与威宁相同的主张。”

由此可见，中外学者的许多研究都认为《梁书》记载的扶桑国

是墨西哥；扶桑国的物产和风俗，大体上与古代的墨西哥很相似。

“所谓扶桑木，就是古代墨西哥人所谓的‘龙舌兰’。它到处生长，高达 36 尺。墨西哥人的日常饮食和衣料等，无不仰给于这种植物。在墨西哥北部地区，古代有巨大的野牛，角很长。这同样符合于《梁书》的记载。”

“至于有人说，古代墨西哥没有葡萄，只是后来欧洲人到达了美洲，葡萄的种子才从欧洲输入美洲。威宁等人却证明，在欧洲人未到美洲以前，美洲已经有野生的葡萄，就是《梁书》说的蒲桃。”

“还有的人说，美洲没有马，后来西班牙人才把马运到美洲去。但是，动物学家根据地下挖掘的动物骨骼，证明美洲在远古时期曾有马类生存。可能在欧洲人到达美洲以前一千年的慧深时代，墨西哥一带仍然有马也未可知。”

“在墨西哥出土的许多碑刻中，有一些人像与我国南京明陵的大石像相似。还有的石碑刻有一个大龟，石碑高八英尺，重二十吨以上，雕着许多象形文字。据考古家判断，这些显然都受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

“苏联科学院出版的《美洲印第安人》一书，还证明古代的墨西哥和秘鲁等地，‘会熔炼金、银、白金、铜以及铜和铅的合金——青铜，却没有发现任何地方会炼铁的’。这一点与《梁书》的记载也完全相符。”

据《梁书》记载的扶桑国，“其国法有南北狱。若犯轻者入南狱，重罪者入北狱。有赦则赦南狱，不赦北狱。在北狱者，男女相配，生男 8 岁为奴，生女 9 岁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贵人有罪，国乃大会，坐罪人于坑，对之宴饮，分诀若死别焉，以灰绕之。”（引自《燕山夜话》）。邓拓经过考证，认为《梁书》记载的是古代墨西哥的风俗。

邓拓还考证了慧深的来历。查梁朝和尚慧皎编撰的《高僧传》，在宋文帝（公元 424 年—453 年）时，有一位高僧，法名慧基。

有好几个有名的弟子，如僧行、慧旭、道恢等人，其中特别提到：“沙门慧深，亦基之弟子。深与同学法洪，并以戒素见重。”可见当时慧深在禅林中已有相当影响。

从慧基的传记中，知道这位高僧“以齐建武三年冬十一月卒于城傍寺，春秋八十有五。”齐建武三年是公元496年，上溯85年，为公元411年，则是东晋安帝义熙7年。慧基“年满二十，度蔡州受戒。”这时候应该是公元431年，即宋文帝元嘉8年。后来，他“遍历三吴，讲宣经教，学徒至者千有余人。”这都是宋文帝在位期间，即公元452年以前的事情。慧深无疑的也是在这个期间成为慧基的弟子。从此以后到齐永元元年，即从公元452年到499年间，这40多年的光阴，可能正是慧深远游美洲之时。等他回到荆州，刘宋的天下已经变成萧齐的天下了。因此，人们才说慧深来自扶桑，所谓“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乃是因为慧深自扶桑归来，讲述了关于扶桑的故事。

其实，早在本世纪初，就有许多研究表明，美洲大陆确实是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被中国人首先发现的。1913年出版的《地学杂志》第37期上，也有一篇文章写道：“近来西方学者创立一说，谓最初寻获美洲大陆者，实为我中国人。其说以美洲红印度人之语言形体皆与中国人相似为证。……最近则有著名考古家奈云，偕人种学家数人，在墨西哥国越万滔地方，寻获泥制古像甚多，面貌确与华人无异。其衣饰亦稔为中国十数世纪之物。此外，又有泥造佛像数百，长约数尺，其塑法与中国近代之木雕神像相似，盖亦千余年前中国之技术也。……有此种种确据，乃可证明美洲大陆，实为中国人最先发现者。其发现之时期，距今约一千五百年之久。”（引自《燕山夜话》）

无独有偶，在慧深和尚记叙的“扶桑国”墨西哥，也一直有历史学家、考古专家、学者潜心研究东方文化，即中国文化与墨西哥文